



问 卷

潘多拉的清单

questionnaire _ EVAN KINDLEY

〔美〕埃文·坎德雷 _ 著

李慧娟 _ 译

问 卷

潘多拉的清单

questionnaire _ EVAN KINDLEY

[美] 埃文·坎德雷 _ 著

李慧娟 _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卷:潘多拉的清单/(美) 埃文·坎德雷著;李慧娟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知物系列)

ISBN 978-7-5321-6534-6

I. ①问… II. ①埃… ②李…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26467号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6-822号

发行人: 陈征

策划人: 林雅琳

责任编辑: 余雪霁

装帧设计: 胡斌

书名: 问卷:潘多拉的清单

作者: (美) 埃文·坎德雷

译者: 李慧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 760×1000 1/32

印张: 7.75

插页: 3

字数: 83,000

印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534-6/G.0200

定价: 2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致艾米莉，为了一切，
特别是_____

我开始怀疑
这个选择
是否好过
坐下，安静地做些什么。

——约翰·阿什伯里，《普鲁斯特问卷》

目 录

导论：作为形式的表格	1
第一章 公开隐私	13
第二章 测试，测试	43
第三章 你对自己的看法	69
第四章 提问的艺术	91
第五章 潘多拉的清单	121
第六章 交友与数据	149
第七章 测试狂热	175
致谢	215
索引	219

导论：

作为形式的表格

OBJECT
LESSONS

人们为什么喜欢填写表格呢？或许首先要 001
问：他们真的喜欢吗？许多（或者说大多数）
问卷填写起来毫无乐趣。在车管所和医生办公
室的时候，在报税季或申请保险理赔的时候，
在民意测评员给我们打来电话或当面询问的时
候，或是在买书、使用优惠券、浏览在线目录
的时候，我们都只是在不情愿地完成表格。在
这些与问卷狭路相逢的日常时刻，我们很少能
享受其中；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填上自己
的懊恼而已。

但是，也存在其他类型的问卷——性格测

试，相亲资料填写，在线小测试——这些是我们所喜欢的。抑或说我们爱这些测试也不为过。有版权的心理测试（比如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修订版五因素人格量表，九型人格）每年给出版者们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益。美国最为流行的在线交友网站 Match. com 拥有 239 万注册会员，这些会员们最经常做的就是回答问卷。BuzzFeed¹ 得分最高的测试——“你实际上应当属于哪个州？”——截至 2015 年 12 月共拥有 4200 万点击量。没有任何人是被强迫回答问题的。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对许多人来说，在适宜的时机下，填写表格是一种乐趣。

但是这一乐趣观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大多数前现代的问卷（比如 1577 年西班牙

知
物

1 BuzzFeed，美国的一个新闻聚合网站。——编者注

牙国王菲利普二世（King Philip II of Spain）为了统计其美洲殖民地份额而颁发的人口问卷）是执政者为了计算和记录国家财产的工具；没有人喜欢它们。现代意义上的“问卷”一词最早于 19 世纪中期出现在法国。之前，该词主要用于教义问答和忏悔之类的天主教宗教活动，以及政府的调查和审讯。（在 18 世纪，“questionnaire-juré”一词被用来形容行刑者。）

准确地说，那时的问卷并非刑罚工具，而是刚刚开始流行起来的征税工具。受访者要回答的问题都是关于那些容易被确认、描述、清数，并且政府可以从中获利的东西：主要是金钱和财产。让人们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这种对税收的敌意在人们对其他形式的调查的反应中也有所体现。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受弗朗西斯·培根（Sir Francis Bacon）

所启发的博物学家们尝试利用问卷来搜集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的动植物信息。从 1645 年开始，一群与农业改革家塞缪尔·哈特利布 (Samuel Hartlib) 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们”向农场主和教区牧师发放了一系列调查问卷，以了解他们所在区域的情况。例如，托马斯·梅切尔 (Thomas Machell) 名下的一个有着时髦标题的条目——《为了让遍布古董和老乡绅们的北方诸郡不再被埋没在故纸堆，请看以下逐次提出的问题》——这样写道：“1. 该教区叫什么名字？是如何得名的？该名在古文献中是如何写的？它位于哪个主教教区，哪个公爵领地，哪个百户区，哪个城区？它是如何划分界限的？如何与东西南北方向的其他教区的领域相区分的？是通过哪条河、哪个篱笆、哪堵墙、哪条堤道，或是其他知名的地标，哪个集会地点和边界来区分的？抑或，这些教区（或

是其中任何一个教区) 的边界在法律上是否有争议的或模糊的。”

所有这些早期的科学问卷的回收率都接近于零。在仅有的回复中，受访者也常常表达出对于整个问卷事业的怀疑。一位地主写道，他不在乎“任何（至少）表面看起来既没有现时乐趣也不能提供未来收益的事务”。历史学家亚当·福克斯（Adam Fox）发现，“让人吃惊的不是这些问卷的回收率那么低，而是调查者们对于问卷价值的乐观情绪竟然能够持续那么久。”福克斯的评价是中肯的：引人注意的是，面对着受访者普遍的漠不关心，学者们却坚持为不存在的受访者设计精致的提示和说明；在以往的问卷堕入毫无回响的深渊之后，他们仍坚持继续发送问卷。学者们对于问卷的潜在价值的信念，强烈到能够让他们忽略问卷在当时的无用性。在整个 18 世纪甚至 19 世纪早期，

问卷不是一种有效的调查方法，而是一个与社会的科学完美性相联系的乌托邦文类。改革者们幻想，如果能够让人们去填写这些必要的表格，那么一个更好的世界就会得以实现（或者至少会朝着那个方向进一步）。

★

知
物

问卷属于“空白表格”之下的一个分类。莉萨·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在她的著作《纸上的知识——文档的媒介史》中，强调了“为工作而打印的”空白表格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官僚主义兴起及新资本主义经济稳固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吉特尔曼指出，空白表格是官僚主义的终极产物。它们作为空白的、不掺杂感情的、功利的文档，被设计出来帮助官员们处理和归类数目庞大的百姓。

问卷的历史是一部试图让广大群众在接受

枯燥的调查时获得更多乐趣的历史。当然，问卷的方法在经年累月中变化极大。政治家和科学家们起初认为目标人群只有在强迫之下才会回答私人性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发展，他们逐渐明了，百姓们实际上非常“享受”问卷的审问。他们甚至会主动地去寻找参与这种体验的机会。因此，问卷的历史也是一部心理操控

OBJECT
LESSONS

005

术以及推销术（即一系列寻找打开大众心扉的魔力词语的尝试）的历史。

在 2016 年，我们填写了前所未有之多的表格，尽管比起手写或是说给另外一个人听，我们现在更愿意在电脑或手机上输入答案。当你在“脸书”¹（Facebook）等社交媒体注册时，你需要填写一个涵盖有你的基本信息的表格：

1 脸书，美国的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创始人是马克·扎克伯格。——编者注

姓名、年龄、居住地址、工作地址等，不管你想填多久都可以。你的名字怎么读？你最喜爱的名人名言是什么？你喜欢哪类电影、书籍和音乐？当你从亚马逊网站（Amazon）或其他在线零售商那里购物时，你也要填写含有你的地址、信用卡信息、偏好送货方式等信息的表格。如果你想要帮助他们更精确地通过算法向你推荐物品，你可以回答更多的关于你所偏好的产品类型的问卷。当你加入类似OkCupid、Match. com、eHarmony等婚恋交友网站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回答一系列私人问题，以帮助你精确找到绝配伴侣。当你工作疲乏想休息一会儿时，你直奔BuzzFeed做个小测试。你回答问题，小测试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类型的人，然后你把结果发布到“脸书”。其他人也会告诉你，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

我们为什么会回答所有以上问题？问卷的魅力在哪里？它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无所不在的？本书以下的七个章节将会追溯私人问卷从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突然流行，到在当今社交网络中随处可见的发展历程。为了还原问卷的发展历程，我们首先要去还原科学和流行文化的发展历史。问卷是一个非同寻常之物，因为它已经像一个网球一样，在实验科学和大众媒体这两个领域之间被击来打去久已。它很少会长时间停留在其中一个领域，而是从每一次截击中获得旋转和动量。在 1870 年代，问卷一方面被统计学家发送出去，用来收集关于人体测量学数据；另一方面它也同时被当作室内游戏供英国资产阶级取乐。在 20 世纪初期，问卷被有组织的心理学家们利用起来，并被重新改造成诊断和评估的工具。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问卷失去了其科学性的声望，

但借助于《时尚》(*Cosmopolitan*) 之类的面向大众市场的女性杂志的发送，问卷又在一个数量空前的受众群中流行开来。最终，在 21 世纪，问卷再一次成为了以科学分析为目的的数据收集工具，尽管现在它所覆盖的范围绝对超乎其最初的使用者们的想象。

q 知
物

007 惶恐、困惑、恐惧和反感。那时候，问卷看起来好像是政府特工折磨或讯问他们的工具。随着问卷变得越来越为我们所熟悉，我们忘却了最初的怀疑，并学会了放下担心，而爱上问卷。

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钟摆摆向另外一个

方向的过程。在过去的几年中，受益于对国家监控的揭露以及大众对于在多个文化领域内兴起的大数据的争论，私人信息的汇编已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尽管这些变化激起了我们的被害妄想和愤世嫉俗，但浏览的习惯仍然难以戒除。跟 17 世纪的祖先相比，如今的我们更具质疑精神却也更加粗率。我们对于广泛搜集私人数据的态度经常变化，从渴望到愤怒到顺从，然后再周而复始。我们知道“他们”在监视着我们，我们愤怒却又满不在乎。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非常需要回想起这样一个事实——提供私人信息这一决定，尽管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既非出于自然的人类本能，也不能对社会有所增益。

那么，它是什么呢？

这是个好问题。